



影响新中国
几代青少年成长的
心灵读本



彩色路途



主编 梅子涵
长江文艺出版社
少年儿童出版社

彩色路途

心灵读本

几代青少年成长的

中国

小说卷一

50年精

少年文艺



主 编：梅子涵

选编者：孙亚敏 陆艳能 张欣媛

长江文艺出版社

少年儿童出版社



R3085/08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彩色路途/梅子涵主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6

《少年文艺》五十年精华本·小说卷一

ISBN 7-5354-3046-5

I.彩…

II.梅…

III.①儿童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②儿童文学-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3944 号

责任编辑:梦想工作室

责任校对:梁风 黄黎丽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1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孝感日报印刷厂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13 插页:2

版次: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80 千字 印数:1-15000 册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选择出门，是因为生命应当安排在路途中。可心思总不一样，路途的故事就你有你的开头，他有他的结尾。结尾都是在很久很久以后才可写出的，中间的情节就可以随愿修改。有心愿的生命才是生命，仔细阅读这些路途，原来每一段都是巨著。

50年的《少年文艺》，登出的是多少的“巨著”！

梅列



目 录

山谷的秘密	高 梓 (1)
瓜棚记	刘绍棠 (9)
小牛黑眼儿	金 近 (28)
我的第一个先生	任大星 (34)
谁是未来的中队长	王安忆 (44)
老师对我说	何 为 (53)
胆小的勇士	刘健屏 (60)
彩霞	夏有志 (69)
大春和小春	邱 勳 (80)
乌日麻赶节	谷 应 (92)
弯弯的小巷	黄蓓佳 (100)
从前	茹志鹃 (108)
小裁缝阿聪	刘元蓉 (117)
今夜月儿明	丁阿虎 (125)
一个与众不同的学生	范锡林 (139)
独船	常新港 (149)
小费	张 彦 (160)
出门	韦 玲 (168)
钓蟹	张文宝 (176)





男生寄来一封信	陈丹燕 (182)
弃儿	黄庆云 (190)
借读生	张成新 (196)
男子汉在夏天诞生	高春丽 (211)
小说二题	曾小春 (223)
晶莹的卵石	施雁冰 (234)
鬼峡	王左泓 (243)
告别裔凡	秦文君 (251)
蔷薇谷	曹文轩 (263)
龙凤	任大霖 (274)
一个中学生的“砍山”记录	罗辰生 (291)
神秘的酸枣谷	孙文圣 (306)
7·10 病例	马士君 (323)
四弟的绿庄园	秦文君 (330)
六年级大逃亡	班 马 (342)
哦，傻样儿	玉 清 (362)
无处藏身	鱼在洋 (377)
丁老师轶事	崔晓勇 (391)
走向长江	董宏猷 (399)



山谷的秘密

高 梓

春满从小就在城里长大，长到十三岁，还没有看到过像阿宝所说那样的大山。阿宝说，他们那里的山，比城外远远望去连着天的山还要高。那山顶上有些什么呢？到那里看看才叫好哩！现在，妈妈要带他到阿宝那儿去了。春满真高兴。他想：这下准可以看到山了。

阿宝是姑妈的儿子，比春满大一岁。姑妈把他送到城里来读书，和春满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班。放假后，阿宝就回到乡下去了。

阿宝虽然比春满大一岁，刚来城里的时候，春满可看不起他。真的，看他多笨！不会游水，也不会骑脚踏车。门没有锁，也不会开，叫他转把手，他转了又松了，连要推开以后再松手也不晓得。有一回，那才好笑，妈妈带他上街，不知怎么，他一转眼便不见了，害妈妈找了半天才找着。他还说，城里路硬是不好走，转来转去还是老地方。学游水就像一把斧头般地，一头沉到底，硬是学不会。就是一件，会讲山上的故事。山像他的家，他什么都懂。





阿宝家可真远，坐半天汽车，又跑了半天路才到；妈妈说，足足有一百六十里路。入了庄子，妈妈替春满扯好衣领，拍去身上灰尘，嘱咐春满：“见了姑妈，要规规矩矩。”

阿宝说他家四面都是山，可是骗人。看！他家三面连着都有房子，门口还横着一条小溪，溪对面又是一座房子，房子后面又是房子，房子尽头才是山哩！姑妈真好，一到便煮番薯给春满吃。阿宝却不在家里。妈妈问姑妈：“阿宝哪里去了？”姑妈说：“帮着耘田去了。”可了不起，阿宝还会耘田呢！但春满却不大佩服，游水还学不会哩，可见耘田一定比游水容易得多。

阿宝不在家，春满有些陌生，没有一个人认识春满，屋里的孩子尽围着他看。

阿宝落夜边从田里回来了。他的皮肤黑黑的，浑身都是泥浆。右手扶着肩上的耘田耙柄，左手提着一大串苧丝串着的蚱蜢。春满问他：“哪里捉这许多蚱蜢？”阿宝说：“田里捉的。”春满问：“捉来做什么？”阿宝说：“给八哥儿吃。”

在学校里，阿宝就告诉过春满，说他有一只八哥，会讲话，驯顺得很。春满只说他骗人，原来真有。他立刻叫阿宝带他去看八哥。

阿宝把一长串蚱蜢带着。快要到粪间时，阿宝吹了一声口哨，“胡——秀！”粪间里立刻有一个声音回答说：“秀！秀！秀！”推开门，里面真挂着一个雀笼，笼子里一只八哥，乌溜溜的羽毛上射出光来，翼膀下却有白点。看见阿宝进来，拍腾着翅膀，叫道：

“阿宝肚饿，阿宝肚饿！”

春满欢喜得跳起来。问阿宝：“怎么挂在粪间里？”阿宝说：“没处挂。”春满说：“房间里挂不得？”阿宝说：“妈妈会骂人。”春满想，如果他有这样一只会说话的八哥，拿来挂在床前，妈妈



定不会骂他，喜欢还来不及哩！

阿宝把八哥捉出来，拿到外边，望上便抛。春满急要阻止，已来不及了，八哥呼的一声飞上屋顶，呼的一声又飞到屋外树顶上。春满慌了起来，跌脚埋怨说：“你看，飞了！”

阿宝没有回答，噘着嘴唇，吹着：

“胡秀！”

“秀！秀！秀！”八哥在树顶回答。

“胡秀！”

“秀！秀！秀！”八哥飞到屋顶回答。翘着尾巴。

“胡秀！”

这回八哥没有回答，呼的一声飞下来。阿宝伸出一只手去，八哥便落在他的手掌上，翘着尾巴，叫：“阿宝肚饿，阿宝肚饿！”

这时的阿宝，在春满看来简直变成了魔术师。

阿宝把八哥放在石块上。春满相帮从芋丝上脱下一只蚱蜢喂它。八哥把头一昂，一口吞下去了。阿宝再脱下一只，它又是一口；一长串蚱蜢，一会吃得精光。它吃饱了，拍拍翅膀，就石块上蹲下来，用嘴尖刷那羽毛。

看了一会，阿宝把八哥捉回笼里，将粪间门拴上，和春满一道回来。春满心里欢喜，一路称赞八哥。阿宝说：“你要时，我送你一只养养。”春满紧拉住阿宝的手，问：“真的？”阿宝说：“真的，明天就给你。”春满问：“也是会讲话的么？”阿宝说：“不会。还小哩！慢慢养，养顺了，六月初六替它剪舌，就会讲话。”

第二天，春满天一亮就起来了，悄悄去粪间看了一回八哥，才回来洗脸。阿宝说今天会送他一只，心里挺着急。



吃了饭，阿宝叫春满说：“走！给你八哥儿。”

春满跟着阿宝出来，走到屋后。屋后有一棵很大的松树，比屋顶还高一倍。树枝上一只老鸦刮刮叫着。阿宝走到树下，两手一抱，两腿一夹，一盘一盘往上爬。老鸦已经飞去了。春满问阿宝：“你说的那八哥儿在哪啦？”

阿宝在树顶笑了起来，“在这里呀！”他一手抱住树干，一手往一个树洞里探。立刻从洞里捉出来一只小八哥。爬下树来，把八哥擎到春满面前说：“这不是！我早就看好了的。”

“要是它飞掉呢？”春满问。

“它要后天才会飞哩。”

“你怎么晓得？”

“哈哈！”阿宝又笑起来。春满面上一阵燥热，他记得以前听爸爸读古文，什么“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这些知识大概阿宝比自己知道得多。

春满从阿宝手里接过小八哥来，一遍又一遍地看它。

现在春满也有八哥了！阿宝替他找了一个雀笼，把小八哥也挂在粪间里。

他们去捉蚱蜢来喂八哥，没事了，两个人就坐在粪间门前守着八哥。

第三天，春满心里忽的记挂起山来。他问阿宝：“你常常到山上去吗？”阿宝说：“常去。庄子后面就是。明天我们上山捉鸽子，敢不敢去？”春满跳起来说：“去呀！怎么不敢！”阿宝说：“去倒是去，可要瞒着我妈。”“怎么的？”“妈知道了，一定不让你去！他们说，山上有老虎。”春满吃惊了，伸一伸舌头，问道：“真的有老虎？”“老虎没有，狼倒真有。”“不怕！”“好，不怕，我们就去！”

阿宝回到屋里去拿家伙，春满先到屋后大松树下等。一会



儿，阿宝拿着一把尖刀溜出来。他们拉着手就往庄外跑。

山不远，一出庄就到山脚下了。山脚下长满野花，野花上面，一对对花蝴蝶飞来飞去，穿梭般忙个不停。

他们撒开腿望山上跑。上山的路都是青石板铺的，石级光滑滑的。跑了一阵，石级愈陡愈险了。春满跑得气喘吁吁的，阿宝却像走在大马路上一样，一蹦一蹦往上跳，一下子便跑了老远，还不时站下来等春满。

又跑了一阵，望不见庄子了。山坡上稀稀落落有几个人在打柴。这山上妇女和那山上男子对唱山歌，一首对一首，唱得真好听。春满问阿宝：“快到顶了吧？”阿宝说：“早哩！十停路才走了两停哩！”

春满怕阿宝笑话他不会爬山，顾不得腿肚子疼，喘着气，拼命跟着跑。跑着跑着，山歌听不清了，石级也不见了，弯弯曲曲尽是没有级的碎石黄泥路，路上长满杂草，杂草上面依稀露出路痕来。

跑着跑着，路又渐渐平了，沿着平路穿进一座大林子里。林子里树木又高、又大、又多。树顶直插入云雾里，一棵并着一棵，望不到林子的尽头。他们在林子里一块大石板上坐下来，阿宝说：“就这里捉鸽子吧，不要再上去了，要跑到日头落山才跑得到顶呢！”春满虽然想到山顶看看，但两腿实在疼了，爬到顶，怕吃不消。而且要日头落山才跑到，那么晚上哪里睡呢？吃什么呢？想到这里，便不再说爬上去的话了。

休息了一会，阿宝把尖刀插在泥里，站起来，噙着嘴唇学鸽子叫。学得真像，立刻有一只鸽子在远处跟着叫起来。

阿宝侧着耳朵听着，又叫着。然后对春满说：“鸟都在林子那边。你坐在这里等着，别走。我上那边去捉。”阿宝拔起尖刀，穿进林子深处去了。



春满不会爬树，闷着没事干，把松毛蛋捡来，堆了一大堆。他捡着捡着，在草丛里捡着一枝像织毛线衣的羊毛针一样的东西，比筷子略小一些，五六寸长，半段白半段黑，两头尖尖，摸在手里，滑溜溜硬骨骨的。春满捡在手里。再寻，又寻着一枝。寻了一阵，竟捡了十多枝。却像顺着一条路丢了去的，三两步远就有一枝。春满想：“这东西定是谁一路丢的，山上不会有这个。”就跟着那条道一路捡了去。

捡了一阵，那东西没有了，路也没有了。他顺着原路想走回林子里。但左转右转，却转不出去了。春满慌乱起来。越是慌乱，越是找不到出去的路。树林子静荡荡的，只有几只饿老鹰在林子上头来回地飞。一阵风来，树林便呼呼吼着；没风时，树叶也自己簌簌地响。他突然感到孤单起来，害怕起来了。怎么办呢？走不出去了！姑妈的房子也不知在哪个方向。他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急得哭了起来。破着嗓子喊阿宝，可是只有山谷的回声答应他。阿宝不知哪儿去了。

一只鹧鸪呼的一声飞下来，停在前面一段枯枝上，翘着尾巴，叫：“钩辘格磔，钩辘格磔，行不得也，咕咕！”

春满真希望林子里突然出现一个打柴的，那就好了。太阳挂在头顶上，已经是中午时候了。

过了好久，好久。春满好像听见有一个声音在喊他。仔细一听，是阿宝的声音在喊他呢！春满两手合成一个喇叭，大声答应着。……

阿宝的影子在树林那头出现了。阿宝一手提着尖刀，一手提着一只小野兔。

阿宝走近了，他看到春满眼睛里还有泪水，问：“怎么啦？”

“转来转去转不出去，又没有人，我怕死了。”春满说。

“怕什么！山上路我全认得……。”阿宝安慰着。



春满不害怕了，嗓子也不哑，心也不跳了。他望着阿宝。阿宝就像个大人，有他在身边，胆就壮了。

春满忽然想起，阿宝那一遭在城里迷了路，他曾经笑话过他……。春满脸红了。低着头，不好意思地挨近了阿宝。阿宝擦着汗，说：

“倒运！一只漂亮的鸽鸟也没捉住。”

春满说：“我倒捡了一大把东西！”阿宝一看，跳起来问：“你哪里捡的？这是豪猪箭呀！”

“豪猪箭？”春满奇怪了。他再问：“用什么做的？”

“不是做的，是豪猪身上的毛。豪猪碰见人赶它，就把身上这种硬毛射出来了。你没听见人说过么？”

“没有！”春满老实地说。他想，幸亏没有碰上豪猪。

太阳渐渐向西边移动，树影移到东边去了。阿宝和春满的肚子里叽咕叽咕的叫了，家里这时大概已吃过中饭了。他们站起来，拍去屁股底下的泥尘。阿宝把小野兔缚在腰间，尖刀插在背后。一起下山回家。

下山要比上山容易。他们在陡坡上冲呀，跑呀，可是一到平一点的地方，腿反而酸起来，跑不动了。

春满手里玩着豪猪箭，突然对阿宝说：

“阿宝，我保证教会你游水，好不好？”

“你干吗，现在想到游水呢？”

春满稍稍压低了声音说：“阿宝，你不恼我吗？我过去真对你不好，看不起你。……阿宝！你听我说，我心里现在真对你好。真的，我说的是少先队员的真心话。”

可是这回阿宝什么也没有回答。跨动两腿，急急跑着。跑了一会，阿宝忽然叫起来说：

“哎呀，春满！我们的八哥饿到这时候，怕把肚子也饿扁





了。”

他们忘了自己的肚饿，手拉手，急急跑回家去，要捉蚱蜢喂八哥去了。

1955 年第 6 期



瓜 棚 记

刘绍棠

—

夏夜，运河边的瓜园里洒满乳白的月光，闷热的南风吹得瓜叶发出簌簌的幽响，浓厚的瓜香气，弥漫着整个瓜园。

已经七十五岁的看瓜老爷爷，靠着瓜棚，点起一锅烟，烟窝里蹦跳着的火光，就像河边飞来飞去的萤火虫。他的身边，放着一把长满黄锈的生铁刀，那是他十八九岁参加义和团时的武器，一直保留到今天。

大概是被猛烈的旱烟陶醉了，或是被运河敲击河岸的水声催了眠，他瞌睡起来了。

忍耐不了酷热的布谷鸟在不停地叫，瓜园上空，蝙蝠就像在南风里飘舞的白杨树叶子。

猛地，看瓜老爷爷跳起来，一把抓住了一条瘦嫩的胳膊。

“哎哟。”一个小伙子尖叫一声，却又淘气地嘻嘻笑了。

“秋收，是你这个小兔崽子呀！”看瓜老爷爷睁开了眼，哈哈



大笑起来。

“老爷爷，您的身体不行了，像这么爱睡觉，一园子瓜早让人家偷光了。”

“不行？”看瓜老爷爷又加上一把劲，“你试试？”

“没关系，再加把劲！”陆秋收挺着胸脯，憋住气，虽然胳膊生疼，却强忍住不龇牙咧嘴叫唤出来。

“好小子，是个男子汉大丈夫！”看瓜老爷爷松了手，跟着又摇摇头，有点感伤地叹了口气：“是老喽！”

陆秋收抖着疼痛的胳膊，笑着说：“老爷爷，别悲观哪！我这是嘴硬，说真的，我这胳膊都快断了。把您那套刀法传给我吧！”

“好！活动活动身体，咱们就开始练。”看瓜老爷爷兴致勃勃地说。

陆秋收皱了皱眉头，忽然不好意思地笑了，说道：“老爷爷，明天再练吧！我现在还有事。”

“干什么去？”

“嘻！您知道……”陆秋收羞得脸红了。

“小子，你刚十七岁，这么早就搞恋爱，可伤筋骨呀！”老爷爷盯着陆秋收，半玩笑半正经地说。

“老爷爷，我们这不是搞恋爱，我们是在搞发明呀！”秋收急忙辩白。

“发明什么？”

“我跟红桃要发明一种新的船，摆渡特别快，一篙头就能从河这边撑到河那边去。”陆秋收兴奋地说着。

“算了吧！”老爷爷一撇嘴，拉长声音说，“别满脑瓜子胡思乱想，还是到地里去多挣几个劳动日，免得你爹骂你。”

陆秋收生气了，喊道：“好！连您也不信任我。”说着，一跺



脚就走了；但是刚走到井台那里，又扭转身来，面对着看瓜老爷爷，瞪圆眼睛说：“您看着吧！我还要改造您的西瓜呢。”说完，又要走。

老爷爷抢上一步抓住他，问道：“改造西瓜，怎么改造？”

“用杂交的方法。”

“什么叫杂交的方法？”老爷爷性急地问。

这下子可把陆秋收问住了，他咬了咬嘴唇，翻了翻眼皮，沉吟了半天，才说：“这本书我还没看完呢。”

“什么书，哪儿有？”

“这书叫瓜类杂交栽培法，社里图书室有。”

“把那本书带来，每天你给我念两段听听，行不行？”老爷爷用央求的口气说。

“行！”秋收点点头，跑了。

“杂交，杂交……”老爷爷拍着脑袋，自言自语地说。

这时，在篱笆外面，陆秋收说道：“老爷爷，我今晚住在您的瓜棚里吧，不回家了！”

“为什么不回家？”

“免得又挨我姐姐的骂！”

二

渡口，一只小船，拴在像藤萝似的扭曲的河柳上，摇摆着。从船舱里，透出昏黄微弱的灯光，一个小姑娘，在低低地哼着小调。

“咕咕咕！”

陆秋收躲在一簇野麻后面，学着布谷鸟叫。

灯光一跳，小姑娘走出船舱，从船上跳到岸上。

